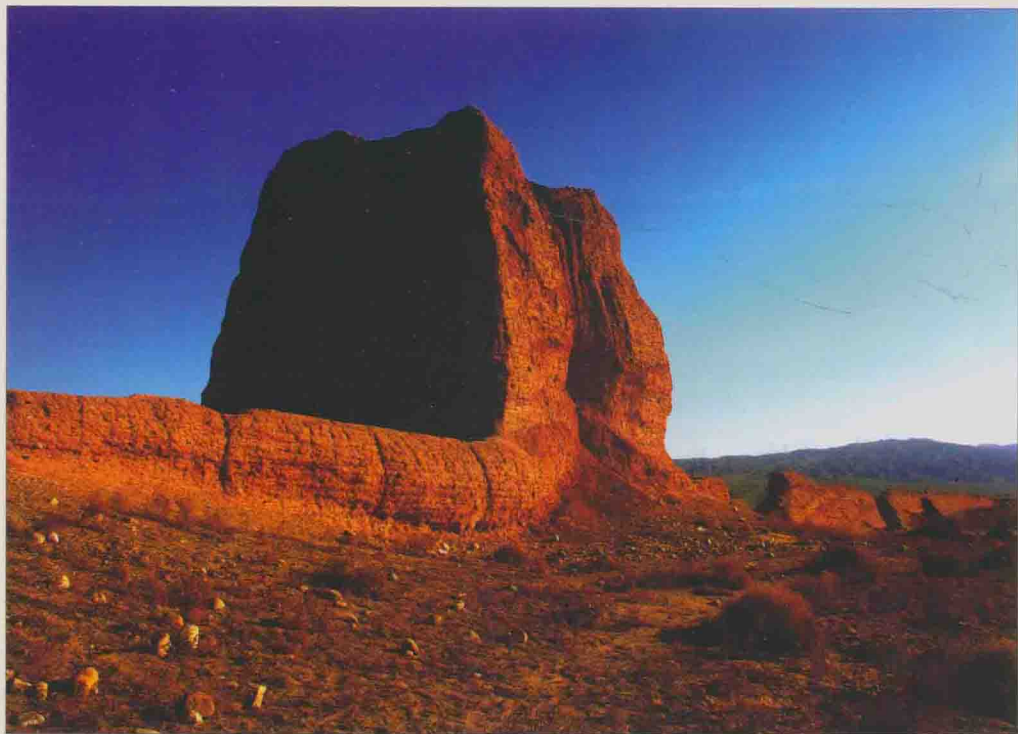




绚丽甘肃
GLAMOROUS GANSU

华夏文明之源

河西故事



YUANQU DE SAISHANG FENGYAN

远去的塞上烽烟

胡 杨 /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华夏文明之源

| 河 | 西 | 故 | 事 |



YUANQU DE SAISHANG FENGYAN

远去的塞上烽烟

胡 杨 /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远去的塞上烽烟 / 胡杨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 1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6-04551-0

I. ①远… II. ①胡… III. ①长城—介绍—甘肃省
IV. ①K9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5396号

出 版 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党晨飞

美术编辑：马吉庆

远去的塞上烽烟

胡 杨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139千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226-04551-0

定价：30.00元

总 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面和前沿地带，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因此，甘肃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走廊”（费孝通）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自古就有“羲里”、“娲乡”之称的甘肃，是相

传中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拥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盛于距今 4000—5000 年之间的马家窑彩陶文化，以其出土数量最多、造型最为独特、色彩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达到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 5000 年。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了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的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氐族、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了多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田澍、雍际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周先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形成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对此，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后者“铸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两者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

廊地区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凉州（今武威）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张兵），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慨叹道：“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点在河西，覆盖甘肃全省——引者注），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的危机之时，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实为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链条。隋唐时期，武威、张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自宋代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向南转移，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过了它的繁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和政古动物化石群和永靖恐龙足印群堪称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的天水麦积山石窟、

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道教名山”崆峒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威白塔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国邮政标志——嘉峪关出土的“驿使”等等。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红色文化星罗棋布，是国家12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读者》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座”。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甘肃境内蜿蜒900多公里，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甘肃的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文化资源丰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总之，在甘肃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多元性、包容性、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如何充分利用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推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成为甘肃面临的新的挑战 and 机遇。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新路。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活的文化”，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指出，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实际上是我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在保护区内完成传承、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是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文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形式是多样的，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代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护主义”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价值，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总摄、整合和发展华夏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是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我们相信，立足传承文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再次肩负起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出版了这套《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丛书”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充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节点，以此探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历史演进的关联，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糅性，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神奇的甘肃呈现给世人。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联，“丛书”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陇人物、陇右风情、自然物语、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13个板块，以展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丛书”将以陇右创世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让读者追寻先周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纵览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中描绘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开启“丝绸之路”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古道西风，感受奔驰的马蹄声，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使团、贬谪的官员、移民擦肩而过。走进“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在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建，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打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边关

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史深处的一抹胭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简的惊世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燧和地下画廊，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撼；寻迹石上，在碑刻摩崖、彩陶艺术、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走进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长廊，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从天境——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系列，感受大地的呼吸——沙的世界、丹霞地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听水的故事。要品味“陇右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坐羊皮筏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然后再去神秘的西部古城探幽，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绮丽的服饰艺术；另一路则要去仔细聆听来自民间的秘密，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彩的民间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箫管曲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衣的传统舞蹈。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在“红色文化”里，回望南梁政权、哈达铺与榜罗镇、三军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一次感受解放区妇女封芝琴（刘巧儿原型）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系列记录了共和国长子——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忆、中国人的航天梦、中国重离子之光、镍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还有中国舞剧的“双子座”。总之，“丛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探究华夏文明演变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立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故事的书写方式，力求使“丛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茂，融学术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真正成为一套书写“华夏文明之源”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同时，为保证图书

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审稿，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年8月

前言

马蹄声声，战车隆隆，刀剑铮铮，人马嘶叫，在中华民族痛觉的敏感处，我们看见了长城。

在荒凉的戈壁、在无垠的沙漠、在险峻的山岭、在辽阔的平原、在和平的歌声中，我们感悟长城。

在中国历史上，长达万余里长城的出现，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万里长城出现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在这段记载中，可以说一览无余。

自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以来，西汉、东汉、北魏、北齐、北周、隋、金、辽、元、明等朝代都曾大规模地修筑过长城。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修筑的长城都超过了一万里。历经岁月的风霜，明代以前的长城，大都破败不堪，我们现在看见的雄伟壮丽的长城遗址，基本上是明代修筑的。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的文物工作者就根据文献记载所提供的线索，开始有计划地对甘肃古代长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后几经调查，确认甘肃境内有战国秦昭王长城、秦始皇长城、汉长城、北凉长城和明长城等5个朝代的长城，总长度4000多公里；再加上河西走廊两侧属于长城的烽燧线和兰州到甘南的烽燧线，可以说，仅甘肃一省就有“万里长城”之称。

甘肃最早的长城诞生于战国时期秦昭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75年），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月，各诸侯国之间高筑城墙，互相防守。作为秦国领地的甘肃一带，为了防止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而“筑长城以拒胡”。那时候，自今甘肃临洮县新添镇三十里铺南坪望儿咀起，修筑长城，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进入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固原和彭阳，再进入甘肃镇原、环县和华池，最后进入陕北吴旗县，甘肃境内的秦长城总长达640公里。

考察甘肃境内的秦长城，其形制由长城、烽火台、坞堡三部分组成。长城为主体，烽火台为接点，坞堡则在长城内侧，为驻营地。秦长城皆土筑，其筑法为先开地基而后筑墙。虽然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但秦长城的遗迹现在仍依稀可见。目前保存比较好的有临洮新添长城岭、渭源北寨马家山、陇西福星乡、通渭榜罗镇等处。

对于甘肃来说，汉代是一个大时代。汉武帝的铁骑渡过黄河，穿越大漠，挺进河西走廊，从此，长城在陇原大地进入了大规模的夯筑时代。当年汉武帝为防御匈奴，“始筑令居塞以西”，即指修河西地区汉长城。自兰州附近黄河岸边的永登县河口镇起，汉长城沿庄浪河向北，翻越海拔3100多米的乌鞘岭，然后将河西走廊大大小小的绿洲串连起来，直达新疆罗布泊境内。在甘肃境内穿越敦煌、瓜州、玉门、金塔、酒泉、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永昌、武威、民勤、古浪、天祝、永登、景泰等16个县(市、区)，全长

2200多公里。

汉长城的形制,以长城为主体,烽燧为节点,城郭为守卫。目前全线多有损坏,失去原貌,部分地段仅存少量遗迹,保存较好的有敦煌和居延的部分地段。如敦煌玉门关以西,长城残高一般3~4米,宽2~3米,用土或砂石夯筑,每层夯土间夹筑芦苇或红柳枝条。烽燧呈四棱台状,边长4米乘4米,残高5~10米。

明代是我国万里长城修筑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也是万里长城的最后完成期。明长城的修筑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始,前后共修十八次之多,一直到公元1600年后才基本完成。从此,倾注了劳动人民血汗并凝聚了中华民族智慧的明长城,如巨龙穿行在东方大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雄壮辉煌的篇章之一。

或石垒,或砖砌,或土筑,或挖壕……长城,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上,横穿于戈壁旷野之中,雄伟壮丽,气势夺人。

明代万里长城是我国历代长城的继承和发展,但其建筑技术、通过路线,都与历代长城有很大的差异。从建筑技术上看,秦汉长城多为夯土建筑,而明长城多为砖石建筑;从通过的路线上看,明长城已逐步向南缩进。

明长城设有烽墩,是用来报警的墩台,建在台地或山岭的最高处,彼此相距1.5公里,其内堆积柴薪,遇有敌情,日间焚烟,夜间举火,把敌情传至营堡。明长城沿线共有九个重要的防守区,即九镇,每镇设总兵统辖长城防务。

明长城在甘肃有着无比壮丽的形象,更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甘肃境内的明长城全长1400多公里。目前有不少遗迹保存尚好,最有名的是嘉峪关,它是明万里长城的西起点,也是我国现存长城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甘肃境内东西线的明长城,形制大体与汉长城相同,由长城、烽火台、

坞堡、关口构成；全线皆黄土夯筑，很少有砖砌者。

除了秦、汉、明三个主要时期修筑的长城外，在一些不便于筑墙的山地，长城以烽燧的形式出现，形成烽燧线。目前在甘肃境内已发现的烽燧有 1334 座。

二

长城是一个巨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与其内外的许多防御设施、兵力布置、通讯交通、指挥中心、后勤保障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一次次征战、一场场厮杀，长城的故事写满了悲伤，写满了征人的血与泪。

就物理形态而言，长城不仅仅是一字展开的线性城墙，而是一个复杂庞大的防御体系——它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军事重镇、关城、隘口等有机地连接起来，并于沿线设立障、堡、敌台、烽燧、兵营等，构成了互为支援、点线衔接、整体关联的军事防御网络。

长城始终是矛盾的混合体。它是战争的产物，但其最初的愿望是为了求得和平；它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设立了边界，但双方物质交换的需要使不少关口、城堡成了繁荣的马市、互市；它似乎是历史上农耕民族为自己的文明而画地为牢，但这并不妨碍今天它成为代表我们国家的国际符号……

有了墙，就有了破墙而入的欲望。从长城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始终没有成为阻隔、分裂的工具，而是实现了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和连接。长城不是一堵墙，而是一条纽带。它连接着农耕和游牧，连接着战争与和平，连接着保守和开放，连接着历史和现在，连接着神圣和平凡，连接着蓝天和黄土，连接着贫困和富足……

对长城实体的关注，不应是今天我们对长城唯一的解读。关于长城的命题，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中国长城研究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长城的基本情况是:三分之一基本完好,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不复存在。甘肃长城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混战,所以彼此之间几乎都修筑了长城,以防御邻国的攻击。秦、燕、赵三国由于常受游牧民族的侵扰,所以在北部边疆修建了长城。

秦朝结束了战国时期长期割据的局面,但经常受到北方匈奴和东胡的侵扰,于是秦朝开始修筑长城,把燕、赵、秦三国原来的长城修复连接后,又往西延伸扩建。主要防御对象是匈奴和东胡。汉朝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匈奴的军事威胁,所以汉朝除了修缮、扩展秦长城外,还在河西修筑了数千里长的长城与烽燧亭障。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朝代,主要防御对象是匈奴。金朝时,活跃于北方的蒙古族逐渐强大起来,为此,金朝开始在与蒙古族接壤地带修筑城堡,开挖界壕,以抵御蒙古的侵扰。金长城在史籍中多数时被称为“界壕”,主要防御对象是蒙古。明灭元后,元朝蒙古贵族北逃,和明朝形成北南对峙的局面。明朝自建国直至灭亡都在修建长城,修筑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完善的长城。

与任何事物一样,长城也有一个发生、发展、衰落的过程。长城的初级阶段,其建筑和各种设施,都比较粗糙简单。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长城,多属于初级阶段的长城。秦汉以来至金,这段时间较长,根据实践经验,长城的建筑和设施,都有了明显的改进。明朝长城,特别是戚继光驻守蓟镇时期,长城的构筑坚固程度和设施的完备程度都达到了长城发展的顶峰。长城是在冷兵器和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为了实施统治区域整体的安全防卫需要,针对相对固定的作战对象,按照统一的战略,预先以人工筑城方式,利用有利和险要地形,加强与改造既定的战场而形成的一种长墙与险关要堡相连,绵亘数百里、数千里甚至上万里,点阵结合、纵深梯

次配备的巨型坚固的永备设防体系。

今天,长城早已失去了它的防御功能。我们铭记长城,因为它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们瞻仰长城,因为它是我们昨天的见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仍将闪耀灿烂的光辉,鼓舞我们去创造比长城更加雄伟的业绩。

三

长城是草原游牧和定居农耕的分界线和会聚线。长城外,雪山高耸,溪流潺潺,牧歌悠悠,洁白的帐篷,成群的牛羊,奔驰的骏马,天苍苍,野茫茫,一派自由、美丽的景象;长城内,阡陌纵横,客舍连绵,柳色青青,春天的耕种,秋天的收获,到处洋溢着丰收的歌声。大道边,驼铃叮当,商贾云集,驿使飞驰……长城,保卫着各族人民幸福安宁的生活,两种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促进了长城内外经济、文化的发展。

长城是融合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感情线,以长城为中心的城堡、墩台等军事设施,如同一个巨大的辐射源,文化、文明不断扩散,在巨大的冲突中包容,在宽阔的包容中吸收力量。正是长城,把一个个封闭的文化归拢、清理、整合为崭新的具有强大活力的特色鲜明的文化圈,实现了河西走廊文化的独立与整合。

以战争为催化剂,摧毁与重建,一样的风起云涌,一样的波澜壮阔。疏勒河流域的汉长城,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河西的战争史与和平史。

长城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城文化促进了中国古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三千多年,而长城几乎与此同时产生。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失天下,成为古今中外治国者的笑料。历代文人墨客以长城为题材写下的诗篇更是数不胜数。

反映镇守边关将士征战生活的“塞下曲”、长城诗,在中国古诗歌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和地位,成为万世不朽之诗篇。多年的征战生活竟然使目不